

◆胡伟专栏·群峰青

◆信笔扬尘

◆书心书影

杏园的夏天

在城里工作，没有多少机会接触城郊的自然。当有朋友邀请我们一道去郊区摘杏，自然乐得其成。

所去的杏园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凤凰岭山脚下。凤凰岭离城里不算远，以前爬过几次，脑海里还有印象。查了一下高德地图，大致清楚了位置和走法。周日一早6点钟，我坐地铁10号线从太阳宫站到苏州桥站，再换地铁16号线坐到终点站——北安河站。印象中有首歌就是唱安河桥北的，这两个河估计就是一条河。

没想到这地方如今这么方便就可以到达。下站后，我们三人打一辆车，朝目的地杏园奔去。出租车带我们穿巷走坡，一路全是果园，果树茂盛。每个园口处，果农看门、管理兼卖新鲜的果品，果园门口设一个牌子，信息一目了然。

进果园后，我们听从主人指挥，选了一个朴素的柳条编的篮子，欢欣鼓舞地走向果树。已经过了仲夏，这个季节摘杏已经有点晚了，枝叶间的杏子大部分已经被城里来的人愉快地摘走的。但是，树枝上依然挂着继续生长的红的黄的白的杏子。

我打量着夏天的杏园。蓝天之下，远方的凤凰岭清晰可见，杏园里树草茂盛，清气弥漫。虽然杂草不少，但两人高的果树遒劲有力，还是主宰了环境，人显得并不重要。遥一看，杏树和桃树没有多大区别，连树叶都有点像。杏园里除了杏树，还有一些桃树、核桃树、桑葚树以及杂树，在各自方位生长着。

我以为眼前的杏园大概有三四十年树龄，便和一位名叫杨成的主人问话。杨成看上去像男士名字，却是一位中年女士，脸庞稍圆，白净，性格爽朗。没想到杨成说，她经营的杏园有50亩，大部分都是百年的杏树。

进入果园，我经验少，摘了很多金黄色的杏子，主人见后笑着说摘白的好吃。她说白杏品种叫玉巴达，这是内蒙古语，意思是漂亮的果子。我吃了吃她摘的白杏子，味道果然糯甜。主人说，她的果园一直不打农药。我问果园经营效果如何，她说不怎么赚钱。

我很快就消失在果园消失了，在树枝间窜上窜下。出门时，虽然天气有点热，但考虑到在树草间活动，我还是穿了件白色的长袖衬衫，防着日晒。马眼般的杏子沿着枝干结实实实生长着，摘了大半筐杏子后，我看见了细长的桑葚，转身对着乌黑的桑葚进行了“攻击”。这里的桑葚已经熟透了。不知不觉，我的背上就蹭上桑葚汁，染了好大一片。来到休息的地方，主人让我在水池边用杏子肉在衣服上搓洗了一遍。第一次接触这样去污方法，似信非信地洗了一遍，果然白衬衫的鸟眼黑了，污渍几乎看不见了。

进园采摘的人陆陆续续到来，一般是一个家庭组合，开车到果园，带着孩子。他们进园采摘时间都不太长，不到一个小时，他们拎着收获，走到凉棚处，洗一洗手，称一下筐里杏的重量，问好价格，对着桌前的二维码一扫，再聊一会天，上车回家。一趟花钱不多，全家接触自然，活动了身体，神情比来时愉快不少。

采摘结束后，我们坐在凉棚处搭话。刚开始对话很愉快，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没曾想聊到老人，话题一下子有点沉重起来。主人说她在家排行老三，父亲最喜欢她打理生活，住院时都要她去办理一切。她说父亲今年年初刚走，话语间，一丝怀念之情闪过她刚才还在欢笑的脸庞。我赶紧劝慰她说，老人高寿走了，不用再悲痛，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最重要。我刚安慰几句，一起来的老赵却哽咽起来。他咧开嘴，眼泪居然飙了出来，让我吃惊不小。他说，条件好时母亲不在了，没有尽到足够的孝道。我说您这样做，已经把孝道体现了。其实，我也飞快地想起了过世没有几年的母亲和往事。经过一番疏解，我们慢慢都恢复了常态。这时，开车接我们的朋友七弯八拐地找来了，离约定的时间差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一脸抱愧地说，路开错了，开到了八王坟，又转回来了。一会又说，手机没有电，去充电了好长时间。其实，时间的长短，我们何曾在乎呢！在果园，我们摘到了杏桃桑葚，还抒发了内心角落里的怀念，这是夏天的杏园所赐，足够了。

临别时抬头看夏日的杏园，风和日丽，到处充满了成熟的气息和收获的感觉，一如夏天杏园里不可说的秘密。带着鲜甜的果实和诚实的感情，我们又回到了熙熙攘攘的都市中。



胡伟，原籍安徽，现为《生态文化》《中国林业》杂志主编，中国生态诗派诗派创始人之一，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

回安庆

雅鱼

我不知道每次去安庆，是把安庆当作自己的娘家，老家，还是婆家。

难得爱人有时间陪我一起逛超市。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竟不知给父母买些什么好。爱人要我干脆打视频电话，问问老人自己缺什么或想吃些什么。婆婆只看着我们笑。婆婆张开刚缺了一颗门牙的豁嘴，一说话像跑穿堂风，羞赧地说她刚拔了一颗牙，定制的牙要等几天到了才能装。又说过节的东西他们都准备好了，什么都不缺，只要我们把宝宝带来，他们就高兴了。

瞎讲。挂了视频，我说。难过得过节回家看老人，怎么能空着手呢？我们没有听老人的话，还是买了几样高档水果和补品。

从芜湖到安庆，开车只两个小时。爱人驾车，女儿坐后排，我坐副驾驶。我把座椅往后调到最舒适的角度，想半躺着闭目养神，最好能睡一觉。可脑袋里像放电影一样，镜头一个接着一个，不能停歇。

其实，去安庆的次数已不算少，除了近几年每年都要回去几次看望婆婆，我还参加过一次在安庆举办的文学活动，认识了几位安庆的文友；还去过迎江寺，爬过振风塔，参观过独秀园，逛过国货街。可每次去安庆，我心里还是那么激动，那么复杂。想想安庆，也还是那么熟悉又陌生。

我和爱人都是枞阳人，往大里说，就是安庆人。可后来，枞阳从安庆划出去了，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算安庆人。小时候，我常听父亲说安庆，因为安庆城里有我们

的三舅。他在哪里工作？我说不清，只记得父亲说，三舅是转业军人，在什么单位任一把手。母亲去世的时候，安庆的三舅和枞阳的小舅来给母亲办丧事，临走时，三舅想把16岁的大姐带走，想给大姐在安庆找个临时工，再想法让她留在安庆。但是父亲没有同意。父亲说，那时我和二姐都太小了，特别是我，小得不能记住母亲，还有家里那一摊子，根本不能没有大姐。大姐就为我们作了牺牲，不仅没有去成安庆，还招了个女婿回来，一辈子在农村。大姨家的五个儿女，都是三舅一个一个牵去安庆的。母亲去世后，我们就和姨娘舅舅们少了联系，从小到大，我也只见过三舅一次，那还是我初中毕业后投奔在南京的大舅，三舅从安庆来南京参加四舅家表哥的婚礼，顺便看望大舅。那时三舅已七十多岁了，高高瘦瘦的，眼神深邃明亮，泛着精光，可过了十来年，三舅因肺癌病逝了。因此，安庆始终给我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有淡淡的眷恋和向往，也有深深的疼痛和遗憾。

半路上，天空下起雨来，先是几滴打在挡风玻璃上，啪啪响。很快便连成线，水柱一样浇下来，雨刷开始慌乱起来。到婆婆家，准确说是大姑姐家，已是中午，婆婆已在家门口一家饭店订好了包间，我们一下车就去吃饭。同座的，还有大伯子一家。

大姑姐夫妻一直在北京做生意，儿子升初中时，大姑姐在安庆买了一套房，把儿子转到安庆上初中，他们又回北京了，让外公

外婆，也就是我的公婆来照顾外孙子。以前我们都是回老家看公婆，自从公婆来了安庆后，我们就到安庆来看公婆。我们与安庆一下子联系得紧密了。

三天假期，因为下雨，我们哪儿也没去，只在家里陪公婆过家常小日子，买菜、做饭、聊天、看剧，感觉像在老家一样。婆婆给我们做老家的锅贴山粉饺子和米粉粿，还有鱼头烧山粉皮，都是我们小时候爱吃的，每一口都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妈妈的味道。难怪有诗人说，故乡是液态的，父母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我们就追随到哪里。

离开的时候，公婆又给女儿封了一个大红包，远远超出了我们带来的礼物。这些年，公婆给大姑姐看孩子，大姑姐事业有成，经济宽裕，所以他们一直过得很好，也给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公婆总觉得自己的孙子带得太少了，很是愧疚，就用红包来弥补。其实根本没必要，我和爱人从来不计较这些，只要二老过得好，开心，他们做什么，我们从不干涉，只有尊重。女儿拿到红包很开心，对她来说，这是爷爷奶奶爱她的方式之一。

回程的路上，还是一路风雨。我的心情还是那么复杂，像去的时候一样。我又想起三舅。虽然三舅不在了，但安庆城里还有两位表哥，我从未见过他们，只在微信里和大表哥偶尔联系。这种亲情，看似疏离，却一直牵挂着，藏在心底。什么时候见见他们呢？我想，以后我和安庆一定会有更深刻的交集的。



烟雨江南
汤青摄

◆草木春秋

草木清香

王吴军

我是在一个名叫西场村的小村子里长大的，从我记事起，家里家外都是树，从春天开始，村子外面的原野草木葱茏。即使在烈日炎炎的夏日里，也总是会有一片又一片的浓荫遮蔽着火辣辣的阳光，营造出一种无比惬意的清凉。

可以毫不犹豫地，我喜欢人间的草木。草木其实不是某一棵花草，也不是某一棵树，而是一片整体的环境和天地。少年时，初夏时节，有时候我早起，打开窗户，默默地站在窗前，什么也不想做，也不想读书，就是那么默默地站着，此刻，清晨微凉的气息，从院子里那些树木的枝叶间弥漫过来，清新，润泽、明澈、纯净。那些勤奋读书的辛苦，那些早出晚归的劳作，那些全家人围坐一起吃饭的时光，一下子都回来了。这样的气息和情景总让我立刻沉浸在一种无比愉悦的思绪里。

又想起少年时我在西场村的生活，我喜欢在院子里的树下读书，尤其是绿树成荫的季节。读书的时候，树影在书页上摇曳，一阵阵清风吹拂，我心旷神怡，读书更是心情舒畅。读书累了，我会放下手里的书，站起身来，一边散步，一边抬头去看树上碧绿的叶子，尽情呼吸着树木弥漫出的怡人气息，顿觉清新悦目，心情悠然，既歇了眼睛，又愉悦了心情。有时候，我会起身走出家门，到村子外面的原野里走走，我很喜欢原野里的那些花草弥漫出来的香气。比如，水莲花随风飘来的香，水边的野姜花的香，还有那一缕缕清清凉凉的栀子花的香。尤

其是栀子花，原野的河岸边总是开了一大片又一大片，花香袭人。这些草木的香气，足以让我的心田盈满了清清爽爽的甜美，人间的草木时刻都在用自己的气息和美好抚慰着我的情怀。

而且，草木还常常教会我们很多东西，草木一直用生动的气息和姿态展示着植物进化的历史甚至是地球上的生命进化的过程。从藻类到能够开花的裸子植物，再到朱槿花这样的双子叶植物，地球的生命进化过程，在草木身上表现得是这样的不急不躁，是这样的有耐心。每次当我看到从简单到丰盈的草木的时候，就仿佛走进了陈列丰富的博物馆，仿佛置身在伟大的文明进程中，纵览人间的风景大观，那一刻，红尘俗世的浮浮沉沉和琐琐碎碎，都不想再去计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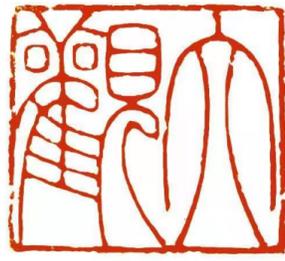
在城里生活之后，我依然喜欢回到老家西场村。回去之后，生长着草木的原野依然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因为有了草木，我觉得乡下老家才有了清新悦目的风光。不同的季节回乡下老家，就能发现不同的草木之美。春天，樱花灿烂。春夏，鸢尾花绽放，槐花也开得犹如堆雪一般。初夏，绣球花动人。盛夏，莲花如画。秋天，枣树飘香。冬天，青松翠柏依然青翠。乡下老家的草木就是这样深深吸引着我，用心心脾的香气，用生动无比的姿态，让我时时刻刻都魂牵梦萦。

有一次，读曹雪芹写的《红楼梦》这部书，读到薛宝钗住的蘅芜苑里的藤萝和薛

荔开得正好，我顿时心驰神飞，那段文字让我默默看了良久，似乎已经呼吸到藤萝和薛荔的香气了。抬头看看天，然后起身去看自己种植的那些花草。那些花草长得正旺，花也开得正好，清新醉人的香气扑面而来，花的颜色各异，有红的、紫的、粉的、白的，我正凝神望着这些花草发呆，一只蜜蜂嗡嗡飞来，在花丛间飞舞、流连，那样的情景，真的是生动而有趣。

与草木相处，要有一颗懂得的心，更要有一颗懂物之心，这是一种情怀，也是对美的发现。

朋友中也有一些仿佛能够弥漫出草木之香的人，这样的朋友总是真诚、清爽、坦然，他们更是一直在努力成长的人，即使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也总是能让我呼吸到那种草木之香的清新气息，是我生命中的动人绿意，伴我一直朝着生命的前路，愉快、安稳而从容地走着。



书香染古城

——《小城阙》里的风雅

吴新生



《小城阙》
胡静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胡静自幼生长在安庆这座滨江小城，她与小城同呼吸、共命运。安庆是胡静灵魂的巢，文学的根，她把自己最美的时光都给了这座城，这座城也把岁月静好嵌入她的眼眸里，人与城彼此成全，相互依存，潜移默化，悄悄累积，累积成这本沉甸甸的《小城阙》，一座古城，一条积淀暖生烟的老街，流淌着一个个光阴流水的故事。

作为一个颜值与才华并存的女子，胡静从安庆悠久的历史、乡土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中萃取精华，让读者感受这个曾经的百年省会的深厚文化底蕴。她像一个拾荒者，在市井间翻捡着，一点点拾起时光的碎片，又仿佛是在缅怀自己流水般的青春，也在流水般的光阴里停歇、驻足。她相信所有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都有珍珠的光芒，都有人世的百转千回。她触摸古城老街巷风雨侵蚀的碑刻，叩问那些难以磨去的沧桑。

寻寻觅觅，有时胡静又像一尾鱼，想拐进哪条街就拐进哪条街，她驻足眺眺香，流连拍光记，寻味江毛水饺，凝视邮局1928，倒扒狮、国货街、前言后记、大观亭、古澳楼……都是她的地盘。她深感自己适于在热闹的街巷里散养，一切古老的、喧嚣的，安静的，烟火气，小资的，她如鱼得水，自由切换。她对古城安庆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她心怀感恩之情，以温润的文字抒写古城的历史变迁；有史诗一般的厚重，有现代诗一般的轻盈。她仿佛是在咏唱一首悠扬的黄梅歌，又像是吟诵一曲动人的故乡旋律。

心中有真意，眼前皆繁花。她用委婉、蕴蓄的笔调，鲜活、跳跃的文字，呈现了现代与古典的方方面面；寻常的日子，她一半烟火落俗，一半凝香成诗，笔到之处，飞花溅玉，真实可感而不虚无缥缈；其行文格调和对为文的情趣独具一格，带给读者充实饱满的精神碰撞和回味悠长的品读思考。老街的一檐一瓦，小城的一食一味，都在她的笔下活色生香，于历史的沧桑中流淌着独特的韵味。

怀旧，是一种温柔的力量，胡静散文就拥有这种力量，她的文字运用并不复杂，写的也不过是小城历史的风物名片，但她的文字的组合，就是一种质感，有时候是冷峻，有时候是温暖，有时候又像是美人的一声叹息，这就是她在写作上的天赋，旁人能够领略，但估计模仿起来有点困难。

胡静是一个柔情与豪情并存的女子。通过她的文字了解到，她小时候的周边是一个热闹的场所，卖艺、杂耍、剃头、补鞋、小吃、说书的等各色讨生活的人聚集于此，再往前一点就是宣家花园，花鸟虫鱼、文玩杂项、古旧书画、服装饰品，简直就是市井的天堂。从那时候起，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就常常流连于此，沉迷于此。从小浸润在这种环境中，她骨子里对老的东西保持一种天然的热情。小城留下胡静各个时期的诸多镜像：卫门口街上两旁的梧桐树下有母亲当年送她上学时的影子；双井街的井边，有她童年的欢声和笑语；华中路上的校园有她深夜加班时明灭的灯光……生命中闪光的、黯淡的，都与这座城市水乳交融、筋骨相依。她不用看、不用数，闭着眼睛都清楚走过了哪家老字号店，邂逅了哪些风景。她的样子里有城市的影子，城市的容颜里有她的笑靥。她和城市牵手同行，成为彼此眼眸里最美的风景。

古城的人文地理是胡静长久关注的创作点，她深度挖掘安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并选择独特的视角，用自己的笔生花妙笔，抒写一座城市的精神文化内涵。她从一片既陌生又熟悉的场景路过，她每一步都踩在惊喜，也踩在似曾相识的节奏里。在熟悉与陌生之间，她把多少好时光切割了放进去，也把自己消融进去，成了彼此贪恋的风景。

胡静用诗性的语言来诠释小城的前世今生，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更是生活的叙述者。用古风今韵话小城故事，语调清新，语言精致，心态淡然，笔端的情致恬淡而有味，典雅厚重又浓郁盎然。她善于采用很多琐碎的细节，用一个个节点将内心深处长久的思考串联在一起，理性使抒情的层次不断打开和伸展，不温不火的文字，沉浸于一种美好的述说之中，情感的至真至纯，丰沛地在字里行间荡漾回旋。

这次出版的《小城阙》，只收录了胡静近些年创作的文化历史类的散文，除此之外，她还写了大量关于生活类的游记随笔。她用独特的才情写春花，写秋月，写亲情；写江南，写远方，写尘埃，写人间烟火。她的文字青春、美丽、快乐、小资、温暖，和她一样充满热情和正能量。

在不停地写作行走中，时光老了，城市靛了，胡静与小城的传统元素和时尚潮流频频碰撞，她仍把自己丢在人潮如织的市井陌巷，誓与小城携手走到地老天荒。